



深坑願景圖

跟時間賽跑的素人畫家 顏松濤

對深坑及油畫，
顏松濤有股近乎癡傻的執著。
他不僅被深坑這個世外桃源深深吸引，
他還立志要以油畫記錄口述歷史。

文／陳富香

畫我故鄉

「靠」

自己揣摩就會有自己的特色，跟人家學都是人家的影子。」儘管學院派說他用色不對，素人畫家顏松濤仍堅持油畫是思想的表達，他應該有自己的畫法。不隨波逐流，沉浸在繪畫世界近三十多載，很多人會出高價想蒐購他的畫，他都害怕對方不懂疼惜深坑的古厝歷史記錄，而作罷！

對深坑及油畫，顏松濤有股近乎癡傻的執著。他不僅被深坑這個世外桃源深深吸引，他還立志要以油畫記錄口述歷史。爲了深入了解深坑，他每天馬不停蹄地四處田野調查，向老一輩的在地人蒐集資料，匯整眾人的口述歷史後，他還仔細做了考證、研究及記錄。

不單是當地人所提供的資料，他還參考了國外相關的原文著作，例如：英國人陶德約翰的日記、《北台封鎖記》、法國攻台水兵所寫的日記。顏松濤認爲，深入研究一個地方的歷史文化，除了考據當地的歷史，還得參考各方的見解，這樣才能匯整出比較客觀精確的論述。顏松濤對深坑、對油畫用情之深，實非常人能及。

一元新台幣兌換四萬台票

顏松濤原係北港望族。家境富裕的他，沒想到台票一夕成了廢紙，一元新台幣竟折合四萬台票，家裡的錢被大頭車直往外載，他們的生活也陷入困境。他父親經歷此一打擊胃疾纏身，自幼即受美國文化影響的顏松濤，於是一肩挑起照顧弟妹七人的責任，國小畢業的他即到鞋廠當學徒，藉以分擔家計。

他心酸地說，弟妹唸初中時，常沒錢繳學費，所以上課頭都低低的，深怕被任課的老師瞧見，即便如此，學校還是要開除他們。後來，他們兄妹幾個只好拜託做議員的堂兄到學校說情，弟妹的讀書機會這才保住。「人窮志不窮」，顏家弟妹日後苦讀成功，終於苦盡甘來。

在台灣漫畫尚未起步的年代，顏松濤即利用上班餘暇，晚



九年來，顏桑為推動地方文化努力不懈，他就像個文史拾荒者，執意在傳承深坑文化的路上，默默耕耘。（攝影／林枝旺）

上到救國團青年會跟張英超教授學速寫漫畫，這在當時是頂時髦的玩意兒。後來，他靠自修鑽研連環漫畫，並無師自通地畫起武俠，及忠孝節義的歷史演繹故事，報社極力邀稿，出版社也聞風而至，還給他一頁六元的稿費，他這一畫就是十幾年，賺足了稿費，買了房子，終於娶妻生子。

「大紅袍」引發的白色恐怖

五子登科，原以為從此一帆風順，沒想到「天有不測風雲」。他始料未及，自己竟栽在當時的暢銷故事「大紅袍」上面。他不明白，為什麼台視可以編成連續劇上演，聯合報可以轉載此一故事，唯獨他不能改編成連環漫畫？難道，他所編繪的「明鏡高懸」之包公故事，這麼獨特？！不都是源自當時北平副市長吳晗改寫的包公案之「大紅袍」嗎？怎麼國立編譯館都不敢審查，還得轉送國民黨第三處審查，雖然吳晗當時遭到毛澤東清算鬥爭，國民黨卻擔心吳晗他日可能翻身當上共黨頭頭，連環漫畫書因此遭禁，令人哭笑不得。

顏松濤心血被踐踏，氣極地鮮血直吐。眼看「明鏡高懸」之包公故事一、二、三集就這麼毀於一旦，近二十萬元的稿費也成了泡影，心灰意冷之餘，他唯恐白色恐怖再度降臨，便把「明鏡高懸」付之一炬，這把火燒掉了他的漫畫夢，也燒掉了他對漫畫的熱情，更讓他改行當起生意人。

在家休養半年多，能賣的都賣了。從名利雙收的漫畫家到孑然一身，真是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」之後，他改行做起手工藝，因為模型捏得好，就跟人合作開起工業社，在一步一腳印努力之下，他有了數百萬元的進帳。合夥的股東有了錢，邀他一塊炒地皮，他都沒答應。手工藝做得上手了，顏松濤便想轉型做電子工業，卻因對市場及客戶的不了解，被倒三個貨櫃，損失上千萬元。幾經人生大起大落，了悟繁華如夢似煙雲，愛畫畫的顏松濤，於是又重拾彩筆四處寫生。

傳遞深坑古厝文化不遺餘力

跟深坑結緣始於二十多年前，當時作畫著重老街系列介紹的顏桑，三峽老街、大溪老街、湖

口老街、鹿港老街及汐止老街等等，幾乎全台灣的老街都走遍了，一到深坑，他猶如闖進世外桃源，流連忘返。深坑的美，撼動著他的心，也激發他傳承深坑文史的渴望。

為了傳遞深坑特有的人文風情及古厝文化，他幾番委託地方耄老向德興洋樓的房東說好話，經過長達半年交涉，房東才被顏松濤為深坑文化保存努力奔走的精神感動，願意出租房子給他們成立工作室。九年來，顏桑為推動地方文化努力不懈，看到有古厝要改建，他便雞婆地向屋主遊說保存深坑古蹟的重要，如果屋主執意拆遷，他只好將別人拆下不要的文物撿回去保存，他就像個文史拾荒者，執意在傳承深坑文化的路上，默默耕耘。

儘管政府古蹟保存的政策無法改變，深坑僅永安居被列為三級古蹟，他還是毫不氣餒地積極投入深坑古厝系列創作，希望透過油畫記錄深坑在地人的風土民情，讓後代子孫將來也能緬懷深坑特有的一切。

古厝親像老人，未等啦！

「臨淵羨魚，不如退而結網。」這句國小六年級導師在他畢業紀念冊上留下的話，成了他踏進繪畫殿堂的動力，他就靠著買書自修及四處觀摩，畫了一百多張深坑油畫，就連現在典藏在台北市中崙圖書館裡的一百多冊漫畫，都是他無師自通鑽研來的。

顏松濤一心想把前人遺留的美麗事物，用油畫說故事一樣，表演給眾人細細觀賞。他興奮地表示，能夠以油畫框住動人的歷史瞬間，還能引起老少朋友的共鳴，讓他深感快樂！

難怪深坑老街德興樓的「簪纓鄉野文化社」，被形容是博物館的縮影。那兒擺滿了顏松濤多年的心血，連台北市立師院蘇振順教授都讚不絕口地說：「好像全台灣『尚水攔有味』的古厝，都被他搬到這裡來。」蘇教授在感動之餘，問顏松濤為何對古厝這麼專情？顏桑語重心長地回答：「古厝親像老人，未等啦！一日一日敗壞，阮看得真唔甘，就用油畫記錄下來。」

不管是西洋巴洛克式或閩南式建築，顏松濤憑著一股疼惜在地文化的情懷，一磚不減地按原



深坑地區古色古香的洋樓，令顏松濤感動並加以繪製以資保存（圖片提供／顏松濤）



顏松濤對深坑、對油畫用情之深，實非常人能及。（圖片提供／顏松濤）



嘉義街景

陳澄波

油畫

1934

文／李欽賢

嘉義人陳澄波（1895-1947）畫嘉義風景沒有人比他還多，而且喜歡描繪嘉義當年的近代化景象，諸如樓房、電桿，推車賣漿的小販和熙來攘往的行人。

一九三四年所畫的「嘉義街景」即最典型的一例。那一年他正從上海結束教學返台，理由是「上海事變」時局緊張，對於羈旅在華的台灣人常有被誣指為日人之嫌；但也因為他的中國經驗，於戰後二二八事件出任處理委員會委員，竟逃不過被槍殺的命運。

嘉義之迅速近代化與阿里山伐木事業有關，一方面木材商人絡繹不絕，另一方面阿里山鐵道吸引甚多日本人上山投資或遊覽，遂促成嘉義的繁榮與進步。

比例縮小尺寸呈現在畫作上，台灣的濃濃古早味就這麼流洩而出。而有關深坑頗具歷史的土角厝，也在他生動的導覽解說下，成為動人的傳奇。顏桑常跟來訪的遊客開玩笑說：「無人畫厝親像阮這龜毛的，阮畫厝親像地起厝甘款，未減一塊磚，嘛未加一塊磚，攞算得清清楚楚：」

留住歷史洪流中的永恆之美

不能生於斯，也要死於斯。顏松濤想把骨灰灑在美麗的深坑橋下，他好希望自己有能力為深坑建個文化館，但是老天爺似乎特別喜歡跟他開玩笑，礙於資金不足遲遲無法圓夢，讓他這個努力跟時間賽跑的畫家深感無力。因著過度焦慮，白髮蒼蒼的他身心狀況大不如前，「我不敢把這麼重的擔子，壓在兒子身上。」顏桑語氣透著幾許無奈，他不知道有生之年是否有機會圓夢，但是他寧願相信「天公疼憨人」這句話。

這時吳慶智報導深坑的文章，剛巧刊登在《源》雜誌上，他得悉顏桑的故事後，特地送了二十本《源》雜誌給顏桑義賣，並請他將義賣所得充當成立深坑文化館的基金。「千里送鵝毛，禮輕情義重。」顏桑在感動之餘，以一本八十元的價格，賣光了二十本《源》雜誌。飲水思源，對吳先生的義舉，一直念念不忘。

為了籌措到足夠的錢興建深坑文化館，素人畫家顏松濤現在不惜割愛自己珍藏多年的油畫，他認為只要畫作遇到了愛畫惜畫的有緣人，他很樂意跟眾人分享多年的心血記錄，畢竟「獨樂樂，不如眾樂樂。」

曾榮獲全國漫畫比賽第二名，還在國內辦過多場油畫個展，出版過經實地走訪的《深坑文化藝術》鄉情風物誌，最近他想起把多年收集的資料改編成漫畫書教育下一代，然而一個人的力量實在太單薄了。他希望藉由自己的拋磚引玉，能讓深坑的地方父老或企業家啟動起來，大家一起來關懷深坑文化，為深坑做點有意義的事情。

「我只希望在歷史洪流中，捕捉並留住永恆的美麗。」顏桑無怨無悔於繪畫創作，執意朝著夢想前進的精神，實在令人動容。他那雙彩繪深坑古厝的手，不僅畫出悠悠的歷史刻痕，也真實記錄了地方不朽的表徵，對顏松濤而言，油畫就是地方最好的歷史見證。

源

